

前些时,逢着某家媒体邀约谈“人生第一桶金”,这主题让我不得由失笑。我的第一桶金,自然就是稿费了。这“第一桶金”,怎么说呢,桶很小,特别小,金很少,特别少——只有两块五。放到今天,这事儿值得一提的就是,这张稿费单还留在我的手里。是的,我没取。

为了给媒体拍资料,我从箱底儿里把它扒拉了出来。这张薄薄的单子,虽还是那种典型的邮政绿,却是被岁月包了浆,发着淡淡的黄。纸面儿皱皱巴巴的,上上下下的边儿上还裂了几道口子,应该是我一不小心放在衣服兜里洗过,不过大体还算完整。正面最上方的大字是“中国人民邮政汇款通知”,下面的小字是“请按照背面注意事项携带本通知和本人证件名章到某某局(所)取款”,现在的汇款单,大字是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汇款通知单”,下面的小字是“请携带本人有效证件于某年某月某日前到任一联网网点取款。”细微改变,便显时代更迭。

额度一栏,是手写的“贰元伍角正”,字迹很漂亮。汇款人地址是“常德师范”,汇款人姓名是“中师报”,收款人地址是“河南焦作师范”,收款人姓名是“乔叶”,背面的黑色邮戳显示着确凿的时间:“河南焦作 1989 年 1 月 10 日”。把主要的信息提炼出来即是:那时尚不满 17 岁的我,在焦作师范读二年级,给《中师报》编辑部投稿,发表了一首不成样的小诗,诗写得实在太差了,羞于提起,我甚至不好意思将之作我的写作起点。但使用“乔叶”为笔名发表作品,于我这是第一次。

从 1989 到 2019,三十年了,整整。在稿费单的领域里,它恐怕快有晋升为文物的资格了吧?感慨之中,我发了一条朋友圈,晒了一下它。我说抚今追昔,真想不到,自己的稿费之路,是从两块五出发的。还有比我更少的吗?

朋友圈里同道众多,这话茬很能顺得起来。但凡写作的人,关于稿费的故事,谁心里还没有存上几件呢?很快,一条条的评论盖起了楼。

书法家段海峰先生说:“有比你更少的。我得到过开封日报五毛钱的稿费。”

编辑双伶说:“我的是两块。1988 年,发了一首诗,每行五毛。”

编副暗香说:“我的第一张稿费单是五块钱,兰州晨报的。”

辽宁作家宋晓杰说:“1989 年,也是巨款哦。那年我在工厂上班,大干快上庆祝女排 N 连冠,当月奖金是五块钱,人们大乐了一阵呢。”

广西作家朱山坡说:“彼时,是一周的生活费。”

天津作家龙一先生说:“第一笔稿费是三人谈京剧,1982 年,三人均分到手九元,当晚请几位同学喝大酒,花掉了十二。”

贵州作家刘照进说:“第一笔稿费也是 1989 年,在县报上发表了一首散文诗,稿费四元,校长在校会上表扬,又奖励了四元。”

和我年龄相当的著名小说家鲁敏就读的也是中专,是邮电学校,她打趣说如果我去取稿费的话:“……请问如何证明你是乔叶?作为邮局营业员的我会跟你当场吵一大架!然后你去投诉,然后我下岗,郁闷不得志,遂步你后尘。”

大评论家阎晶明先生跟帖权威回应:“鲁迅当年在厦门,因为稿费单姓鲁不姓周,确有过与职员争辩不愉快情形,商务印书馆作保方妥。”

……

一边给朋友们回帖,我一边看着眼前这张稿费单。三十年了,居然。确实是够久远的,久远得我都想不起来为什么会把它留下。推断一下,大致情况应该是:最初是舍不得取出来,后来是找不到了,再后来觉得没必要取,直到现在成为珍贵的纪念——留下的纪念不是样报,而是稿费单,这么想想,还蛮有点儿奇怪的。这似乎证明着我很爱钱,可以乎又证明着我不是很爱钱,否则的话应该当时立马取出来花掉才对啊。

那时候的我,真是挺缺钱的,毕竟家境清贫,妈妈给我一个月的零花钱才五块,校门口的小餐馆,三毛钱就可以吃一碗豆芽青菜鸡蛋面。由此可见,这两块五,对于正在上师范的我来说,也算一笔可观的小外快。那么,到底为什么没有取出来花掉?而将这本该很实惠的两块五,变成了形而上的两块五?

想来想去,只能自我表扬地下个结论:写作这件事,对我来说,挣稿费很重要,却也仅仅是很重要,而已。说归到底,写作除了为稿费之外,还为了更重要的那些。那些是什么?太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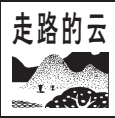
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展示于眼前的这部羊皮书,心里像是有十面鼓“咚咚咚、咚咚咚”地响着、响着。

盼望了那么久,终于,如愿以偿地看到了它。它惊人的大,27 寸长、22 寸宽、厚达 603 页、重达 27.5 公斤。

这本全世界最厚、最大、最重的古代手写本“Homilies of Mush”,藏着一个在亚美尼亚家喻户晓的故事、一个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故事。

1915 年,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展开了极端残酷的灭族大屠杀,还大肆摧毁文化古迹、图书馆、修道院和手稿,企图抹去亚美尼亚所有的文明烙印。

就在这腥风血雨中,两名亚美尼亚妇女在一所教堂的废墟里,找到极其珍贵的“Homilies of Mush”,这是完成于 1200 至 1202 年有关宗教的手写本。尽管这两名妇女不知道自己下一刻的命运,可是,她们一心认定这部具有文化、宗教与文学价值的手写本,是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保存下来的。然而,它是那么的厚、那么的重,怎么把它带走呢?她们再三讨论,终于做出了一个睿智的决定。她们将手写本分为两部分,各自带走一半。在月黑风高的时分,一人往西走、一人往东去。往西边走的,把半



亦师亦父三十载

郭梅

记不清是大二还是大三,我选修邓

彬老师的诗画理论课,记满了一个笔记本,本子至今犹存,而先生课堂上的音容亦宛如昨日亲炙。不过,我与邓师真正的缘分是从本科教学实习开始的。当时,邓师作为赴曹杨中学实习小组的带队老师,把我这个小组长叫到了家里,耳提面命之余,还常留饭叙家常。我实习的班级里有个孩子是徐中玉先生的外孙,但唤徐先生为“爷爷”,我有些大惊小怪,邓师则微微一笑,将古今称谓、职官等常识一一叙来,竟不知不觉

将饭桌当成了讲台……

从此,邓老师的家,无论上海还是广州,无论我是在读还是毕业了,都随时对我敞开着大门。老师的《吴梅研究》出版后,竟让才研一的我写书评,还帮我发表了——那是我最初正式发表的两篇书评之一。小丫头我何其有幸,竟得邓师视如己出——如入室弟子一般悉心教诲,更如亲生一样好生看待——家母与老师同庚,老师总说:“如果我有孩子,就应该和你一般大。”于是,受了邓师莫大鼓励的我在自己踏上讲台后,养成了带学生发书评、帮学生发书评、自己的新书出版后请学生写书评的习惯。一晃,倏忽已近三十载矣。

致友人

王养浩

浦江夜游

今夕为何夕?春江花月夜。九天银河沪上艳,琼楼群星越。画船弦歌醉也,不去雪野,不登山岳。

早春寒雨

冷风且寒雨,春光少赠予。绿苑曲径败叶余,湖里不见鱼。谁言早樱如云,蓝天白羽,梦里笑遇。

梨花

放眼梨花逢春开,漫山遍野一片白;湖边岸柳挂云彩,林间翠鸟纷飞来。去年梨树栽,今朝花如海,梅妻遥闻亦醉怀。

注:宋朝诗人林逋酷爱梅花,自喻梅妻。

手写本

(新加坡)尤 今

部手抄本藏在一个小城的修道院里;往东边去的,来到了一个名为 Erzurum 的城市,把它用布密密地包着,埋在一所修道院的地下。几年之后,两地分隔的这部手书写,经他人发现、转卖,历尽波折,才辗转地在亚美尼亚“团聚”了。关于它被发现的经过,众说纷纭,但是,那已无关宏旨了,最重要的是,它们目前已经重新合为一体,在亚美尼亚的“古代手写本博物馆”相依相偎了。

那两个妇女,姓甚名谁,没有人知道,然而,她们却凭着爱国的热忱和对文化遗产的尊重,拼死抢救了一件属于全人类的瑰宝。

1957 年,气派恢弘的“古代手写本博物馆”落成于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,馆内收藏了亚美尼亚从公元 5 世纪创立文字后保存至今的历代文献,总共有将近 1.8 万份亚美尼亚手写本和两千多份包括阿拉伯文,波斯文,希伯来文,希腊文、中文和俄文等国语文的手写文献,内容包罗万象,包括神学、

老师学过一段扬州顺口溜,怎么也学不像,就更不必说学粤语以了解很有兴趣而又实在听不懂的粤剧了——这个念头在老师调到广州以后,又冒了一次泡,但自知愚鲁至极,便旋即自生自灭了。

有一年,我收到广州某校的会议邀请函,因邓老师已调往暨南大学,就毫不犹豫地去了。会议结束后,老师让我到家里住几天,还说,学科的老师们要开会,让我顺便参与。我讶异地问,我不是暨大的教师,可以吗?老师答曰有何不可。可是,我与闺蜜出去参观博物馆和逛上下九,逛得太久,竟错过了会议时间。事后想来真是蠢呀,老师时时想着提携教导我,我可我却不知轻重,把街逛得

个不亦乐乎,竟失去了一次极好的学术旁听的机会。而且,临回杭才发现东西太多了实在拿不了,于是就把新买的一个带轮子的旅行袋搁下了。后来,老师拿出它出用——那是红色的,老师却浑不在意,如有人问起,就答曰是郭梅落下的,不用就浪费了。

随着邓师年事渐高,偶尔也会有不再赶书稿之类的感慨,或曰南国潮湿,头发不如以前浓密了。可老师毕竟是体育健儿,林妹妹似的我从未想过课堂上声如洪钟的老师有朝一

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医学、法律、哲学、文学、语法、艺术史和宇宙学等等,是世界上拥有最丰富中世纪手稿和文献的机构。1997 年,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“世界记忆计划”内,借以表彰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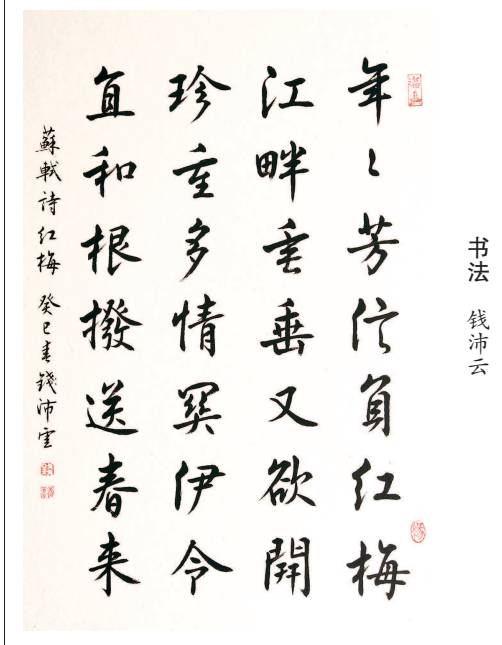
在 15 世纪印刷术发明之前,资料都是靠珍贵的手写本记录并流传的。

亚美尼亚在 10 到 15 世纪蒙古人入侵期间,成千上万的手写本被摧毁。在 19 世纪俄国统治期间,亚美尼亚文化工作者从各处采购并蒐集了好几千份手写本;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所有的手写本都被送到莫斯科妥为保存。1922 年,上述手写本由莫斯科送返亚美尼亚,并被宣布为国家的财产。

如今,博物馆除了展示不啻拱璧的手写本之外,也负责采购散落他处的手稿,修复和复制手稿,并为所有的手稿编制完善的目录。

在亚美尼亚遭土耳其灭族大屠杀期间,许多文献被烧被毁,但也有许多人在逃难时千方百计地将手写本藏在身边,偷偷带到世界各地去。根据非正式的统计,亚美尼亚目前还有 3 万多份手写本流落在外。

要让这些手写本回返亚美尼亚,既是艰辛的任务,也是艰巨的挑战。



日也会得病且是终将不起之大病——家母缠绵病榻多年,但每次都有惊无险,于是我总拿“过来人”的口气跟老师说,我妈妈已安全渡过术后五年大关,“带病延年”“与疾病和平共处”,早就是我家的口头禅了,没事的,您一定会没事的!——这话,平时说,节假日更说,其中,一半是安慰老师和自我安慰,一半,至少一半,是我真的真的觉得老师一定能好好的!我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……

邓老师,我多么盼望您再次出现在我的眼前呀,比如,带着师兄师弟们

“京漂”小刘

毛颖捷

PPT,就这么着,几个月后,她调到了那个部门。

但小刘还是觉得自己竞争力还差点儿。虽然她本科也是一等名校毕业,有近十年的工作经验,但如今硕士博士遍地都是。她决定一边工作一边进修。于是她向一个读了在职硕士的朋友打听,朋友一口否定了她的打算:“劝你别读了!实在是太累了!”朋友

读书的时候,单身,周末双休,就这么着,也觉得太辛苦。她说一开始上课时

有 60 多人,后来上课的人越来越少,最后读完的也就 10 来个吧。

“你刚生了娃,你们公司又是狼性文化,你现在读书,不现实。”朋友这样劝她。小刘被她这么一说,有那么几天打了退堂鼓。不过过了几天,小刘告诉朋友,她还是报名了,现在 30 多岁不进修,到了 40 多岁再读,太晚了。她还是决定拼一把。

疲惫是疲惫,小刘却很少抱怨。因为像她一样的“前辈”已经见过很多,作为普通“京漂”一员,每个人都为了生活在奋斗着。生在这个时代已是一件幸事,她相信要付出努力,才会让生活变得更好。

十日谈

修车师傅的幸福哪里?

责编:殷健灵